



茶园春韵 杨武魁摄



588.直谏被贬

明朝大臣脾气很倔，常以直谏被皇上罢官为荣。正德六年(1511年)，24岁的杨慎考中了状元，出任翰林院修撰。当时明武宗朱厚照喜欢微服私行，杨慎上疏劝阻，引起皇上不满，杨慎干脆长期病休。明世宗朱厚熹即位后，启用杨慎为中央政治局专职侍讲(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明世宗本来是明武宗的弟弟(是明武宗之父明孝宗之侄)，上任后本应尊明孝宗为“皇考”(生父)，不料明世宗非得尊亲生父亲为“皇考”。此举遭到几乎所有大臣的强烈反对，史称“大礼议之争”。刚出任翰林学士的杨慎上疏皇上说：“你若不听劝，就把我的翰林学士罢免了吧！”明世宗大怒，将杨慎等众多大臣廷杖(在朝堂上打屁股)，杨慎被贬往云南至死。

589.嗜酒贪玩

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明武宗朱厚照在皇宫举办盛大焰火晚会，不料一把火竟然把乾清宫给烧了。乾清宫是皇上寝宫合一的场所，此事令许多大臣捏了一把汗。同年九月，明武宗领着一群小腹跟老虎玩耍，被虎所伤，病休月余。翰林院编修王思上疏说：“皇上您即位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庙不亲享，两宫旷于问安，经筵倦于听讲(朝政不闻不问，礼仪活动不参加，很少向两宫太后问安，中心组学习心不在焉)。我分析原因有二：嗜酒、贪玩。这两样毛病您得改！”皇上立马将王思贬到广东潮州当了个驿丞(邮政所长)。

590.聪明新娘

三国曹魏后期，许允从吏部郎(组织部长)做到中书令(国务院总理)，很是风光。许允之妻阮氏出身名门，但奇丑无比。新婚那天，许允初睹新娘的容貌，拒入洞房。新娘阮氏很有教养，平静地问新郎：“你为啥这样待我？”许允气呼呼地反问：“妇有四德，卿有几(女性须具备德、言、工、容四种品德，你具备几项)？”新娘回答：“我除了长得不好看，其他都具备！”并反问新郎：“士有百行，君有几许(知识分子须具备百种品德，你占几项)？”许允不耐烦地回答：“我啥都具备。”新娘说：“君好色而不好德，何谓皆备？”许允仔细一想，心生愧疚，经过磨合，夫妻恩爱一生。(老白)

知否知否 俩娃应会相依相守

□赵晓婕(河南平顶山)

这是一篇打脸文。目测正有一群朋友、闺蜜在奔向我的道路上，他们手中无一例外都拿着热情的小巴掌：“让你说再也不愿受怀孕的苦！”“让你立flag说今生独宠恁姐一人……”

我托着红肿的香腮，唱起一首名曲：“来呀，快活呀，反正要去生二胎……”

于是大家被我的无耻耻服，放下手中的小巴掌，思考着：“这个死货都生二胎了，难道二胎真的就这么好？”

此处省略深入讨论十万字……

我是一个比较愚钝的人，一直都搞不懂人口红利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向百度学习过，向财经频道学习过，向生过两个孩子的婆婆学习过。可是我弄不明白的一点就是：我要是还有个弟弟的话，我家的房子就不归我继承了，我家的车子也不归我继承了，至于存折这个神秘而又充满诱惑力的东西——且不说我妈那点存款能不能用继承来定性，那肯定也是要被弄走一大部分的。所以，我为什么要给我亲生亲养的孩子搞这么个竞争对手出来？我是在家里玩无间道吗？所以，本着生了就要负责的原则，我多年任尔东西南北风，死咬一胎不放松。你们想生去呗，一群跟自家老大过不去的傻货。

后来在一个觥筹交错的日子，记住，是觥筹交错，这说明这个时候做的决定有百分之五十是不理智的。我家那个娇滴滴的大宝贝来到我身边说：“妈妈，他们不跟我玩儿。”

为娘的怎能让自己的心头肉受这样的委屈？于是凝神聚气定睛一看，那两个冷落了我家宝贝的熊孩子正在墙角里抱在一起没来由地瞎蹦呢。这么低级的游戏，为什么不带我冰雪聪明的女儿？正要过去以大欺小，突然发现，人家妥妥的兄弟两

个，我如此肆无忌惮地过去挑事儿，恐怕是用尽阴谋也打不散人家天然的血脉吧？所以不战而败。

“宝贝，人家那是兄弟两个，一起玩儿的，要不妈妈陪你玩？”

“为什么人家是兄弟两个，我就一个呢？”

啊，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要跟她讲关于人口红利这个我也没搞明白的东西吗？所以当时拍下胸脯：“那有啥的，人家妈能生，你妈也能生！”

这下胸脯拍得有点疼，一口老血差点吐在手术室。迷迷糊糊从麻醉中醒来，看到身边那个红突突的小人儿，满怀爱意地对我老大大说：“快看，你也有小帮手了。”于是，一幅关于我赵氏一门的壮丽画卷展开来：先把她们爸爸轰出家门赚钱去，省得他在家里的尸位虚居。我要带着老大一起，和老二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这样我们的情感就是铁板一块。如若有人不跟我老大大玩，我带着老二傲娇一站，给我老大大撑腰。如若老二将来上学了，辅导作业的工作理所当然交给老大，我想怎么嗨就怎么嗨。将来送老大大嫁人的那天，除了我那个目测很可能还需要我安抚的外子，我家老二一定可以在我身边帮我拭一捧老泪。当然，等我老二嫁人的时候我们老大大也能搀扶一把她年迈的老母亲……想着想着，老泪纵横起来，这是什么人口红利？这分明是情感红利嘛，这分明是在漫漫人生中增加一个互相依偎的对象嘛，这分明是增加自己人生的宽度，让自己学会更高效地利用时间，在多一个孩子陪伴的过程中感受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嘛。

所以，虽然我依然不懂人口红利，可是想到余生这样热闹的一家人，当年差点让我过去的那口老血，也化作装扮我这个老母亲的红妆了。

那么纯 那么美

——读秦涓霏散文集《去个青草更青的地方》

□老点(新疆阿拉尔)

人这一辈子，谁和谁相遇也真有些蹊跷。

如果不是因为文字，不是上鲁院，两个相距万里，又在各自的命运里活了半生的人怎会相识？这也许就是那种心魂气息频道近似之人的相吸吧！

秦涓霏与我不仅是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同学，也曾是同桌，又知她所居之处竟和我姨母家同城同小区。这次去探望她，听说她出了新书，便向其讨要，几次三番，她才从僻静处掏出一本书搁在桌上，嘴里嘟囔着：“这哪能算文学，都是些拿不出手的小东西，简直就是大孩子的作文。”

其实，这个已届中年的女子就像个好奇的孩子，有一颗青翠的童心，普通的生活在她的心中已长出上千篇文字，这本散文集《去个青草更青的地方》是出版社为她发行的第八本书。

读她的书时，我就稀罕，平日里咋能有那么多好写的东西被她揪住，拎出来弄成文章？可见她的眼光多么精亮，心思多么细密，灵魂多么深情汹涌。

她敏感，就像一泓清水，有些风吹草动，就会被触动，就会有心得。她那清澈之水映出重重生活面容，这面容里有温暖，有微笑，有苦涩，有凄清。她善于发现，总会发现，“第一次在婆婆家吃饭，长方形的餐桌，婆婆把公公的餐具放得老远，说，你爸胳膊长，远一点也不妨事”，“我不禁笑了，想起来，自己的爸爸也是长胳膊呢”。从这瞬间的感触里，她写出了《爸爸的胳膊长》一文，她发现了亲人们那无私绵长的爱。

她还从儿子的一句话里，发现了一根草是一把开启大地的钥匙；从贫寒同学还给她五分钱里，发现了人性的高贵；又从相遇的人们中发现善良是一朵美丽的花。其实，她的发现源于

对生活的珍爱，源于她的情多。她曾坦言自己的“多情”，在骑电瓶车经过修车摊时，见正吃午饭的修车人放下碗筷，竟止不住停下车，为本不缺气的车胎充气，只“因为老人放下正吃着饭的碗，迎着我的车站起来，我不忍心让他失望”。也正是她的太过“多情”，才成就了她的文字。

她的散文里写的都是平常的人，平淡的事。她写打扫公厕的人、残疾者、住在车库里的老太和一只黄狗，写亲情、写绿色、写孩子、写老师，以平常的人事，呈现人世间的善意美好，哪怕悲哀不幸，也在她的笔下散发出温暖的光泽。

她的文字俏皮活泼，精炼生动，即使写心酸的文字，也会有一个诗意而光亮的题目，如《会开花的一句话》《雨水真甜，我要发芽》《在你所在的地方生根开花》《挂满铃铛的春天》《燃烧的黑石头》《夏日的红太阳》《甲天下的微笑》……这样的文章，光看名字就美。

原来，以教育为业的秦涓霏本名叫秦海霞，闲余“写字”一直是她悄悄倾心的爱好，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她才署了这个自嘲为“三根毛”的名字。她称自己写作“造化有限，是纯玩团，属于随性一族，像野草一样，顺其自然”。谁知，写着写着，她跟文字有了感觉，有了痴情，文字成了她“住在心窝，通向灵魂经络的美好”，“文字的美好让生命流香，而让生命流香，是我们活着最愿意应该做的事”，她只想用文字“在一个人的角落，种一群干净的云朵”。

这使她的文字那么美，那么纯。美得让人怜惜，纯得心生欢喜，也使人在她的文字里读出了涟漪，读出了柔软，读出了安宁，读出了美好和感动。